百年新六吐新绿

□赵瑜

传说，这里曾有头金羊子，所以有条羊子沟；传说，这里还有只金公鸡，所以有景名“鸡公嘴”。近半的森林覆盖率，坐拥郁郁葱葱的明月山森林步道，更有热气四溢的珍稀温泉——这不是风景名胜地，而是“藏在深闺人未识”的南岸区广阳镇新六村。

新六村东处长江边，北接明月村，西接沿江村、垭口村，南接银湖村，幅员面积2.0平方公里，形状恰似字母Z。

追根溯源，新六村的村名是广阳镇最特殊的，是广阳各村中唯一以数字命名的村。单听村名，忽然能把人的思绪拉回青衫长袍旧马褂的时光。那段历史连村里的耄耋老人也叙述不清，只说当时八百余村民日出而作，日落而息，土里刨食，靠天吃饭。曾有一所海会小学、桐华油厂，还建有明月寺、王阎庙，香火旺盛。旧时的暮鼓晨钟，现痕迹全无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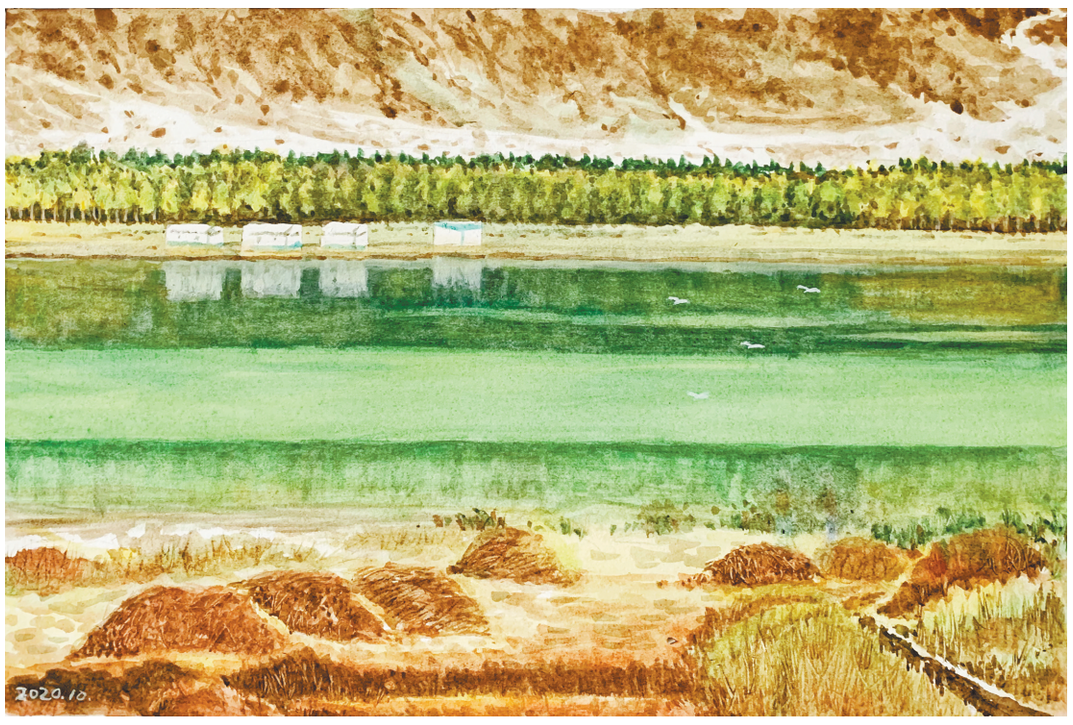
上百年风风雨雨，新六村人在故土生息繁衍，有蓄水量13万立方的水库一座，山坪塘8口，玉米、小麦、红薯、蚕桑，换回了他们的生活必需品。新六也是市级“文明村”，民风淳朴热情，村民古道热肠：在喻家组，有严格的村规民约，凡是80岁以上的老人过生，或者有人去世，全组都必须去慰问，时时刻刻，都有邻里乡情。随着城市化进展的加快，2005年开始，绕城高速公路、江南化工等项目启动征地拆迁，村里仅余800亩耕地。1000多人离开了他们的老屋，仅有几百户村民还在守望。

守望就是希望。在新六，一个崭新的工业园区正在崛起。2008年以来，由于基础设施改善，有多家企业入驻，重庆砼磊混泥土有限公司、重庆鸿运和锐科技有限公司、重庆科端有限公司、中建、华运现代农业园区等。工厂、车间、机器打破了村庄的寂静，村民的生活随之改变。有的年轻人去了公司上班，有的村民或办起餐馆，或进入工地干活，或买回货车给园区运材料，赚钱的路子多了，生活的劲头更足。而老一辈的村民也不再只是辛苦劳作，开始去镇上散步、跳坝坝舞、听故事会，享受人生闲适的夕阳时光。

守望就是希望。新六村倚着明月山脉，临着明月峡，坐拥林地700亩，与长江水岸线遥相呼应，构成一幅山水相依、群峰竞秀的美丽画卷。明月山植被丰富：美国松、日本大杉、桂花、银杏、黄桷兰等四季吐芳；野趣盎然：岩鹰、山雀、杜鹃、白鹭翻飞，果子狸、松鼠、猴子、野山羊出没。为了给人们创造观山、玩水的有利条件，南岸区旅游局指导镇里，已在新六村修建了一条登山步道，以供游人周末休闲养生。攀登步道，到明月山森林公园春踏青、夏避暑、秋赏叶、冬观雾，一年四季都能沐浴清新的负氧离子，感受林中鸟叫虫鸣、满目青翠的乐趣。

慷慨无私的大自然给了新六村太多的馈赠，不仅有青山、有峡谷，地下也有宝藏。在新六村明月半山腰，还有甘冽山泉，四季不断。未来新六更吸引游客的，是那一汪温泉。新六村玉泉社，居长江明月沱下游温家沱地段河床边沿，曾有一汪温泉，称“明月峡温泉”，出水口有两处，露出地表水温35℃，日出水量约3000立方，富含对人体有益的多种矿物质及微量元素。据当地老人回忆，曾有村民在温泉出水口附近挖煤时，挖出气雾升腾、水温烫手的泉水，温度约在70℃以上，后来流出地表35℃的泉水是被山水稀释所致。随着将来旅游资源的进一步开发，政府将引进社会力量，对该温泉采取实地钻探或异地开采，全力打造明月峡温泉休闲度假品牌，以填补南岸区长生、迎龙、广阳、峡口片区无温泉的空白，其开发的潜力和带来的经济效益可以期待。

在重庆话中，“新六”与“新绿”同音，回望新六村的百年历史，可谓“凤凰涅槃展翅飞，老树逢春吐新绿”。未来的新六村，吸附民间资本、发展美丽乡村的能力会更强，人们的生活会更幸福、美满。



大地调色板 水彩画 聂定华

【我们的节日.重阳】

杜连，吉高

□周勇

气爽秋高，杜连长80岁了。我们回到他曾经带领我们来到的这个地方——四川广汉，为他祝寿。

老首长叫杜吉高，我们始终称他“杜连长”。那是因为，1972年12月，我第一次见到他时，他就是连长，我们就这样称呼他。48年过去了，世事沧桑，云烟过往。如今80岁的他，慈眉善目，轻言细语。但在我们心中，他依然是那个军姿挺拔，军容严整，军威虎虎，既大声武气、敢批评、严要求，又善解人意、循循善诱的杜连长。

踏上广汉的土地，近50年前的往事，涌上心头。那是我们到达广汉的第一天晚上，几十辆解放牌汽车齐集广汉火车站，申字车牌，锃蓝瓦亮，只听杜连长一声令下，便载着我们浩浩荡荡开进广汉城去；那是一连两百多新兵在广汉五七中学操场上，听着杜连长的口令，走齐步，踢正步，学瞄准，练投弹，一夜两次紧急集合，那些摸爬滚打、极限训练的日子；还有新兵连全连240人，平均每人每天吃粮二斤四两，而惊动师长的纪录；更有那结束新兵训练时，杜连长一个一个宣布分配单位的关键时刻。

当然，最令我个人难忘的还是1972年在彭水参军的那段时间。

那年12月初，我从双鹤公社来到桑柘区参加体检，第一次见识到接兵首长杜吉高——一个威严、敦实、红脸的汉子。他是新兵连长，驻在区上桑柘坪，要征一个排的兵。那时候，大招工已经过了，我们大都处在困境之中。1969年和我一起来到这里的4名同学，当时便只剩我一个人还在农村。

后来，我得知杜连长来自四川邛崃，出身农家，1962年入伍，在部队经历了多年的锤炼。他只是一个小干部，有着一颗宽厚、善良的心。是他，把我们带出了彭水，带出了那片旧日的穷山恶水，为我们低落的人生打开了通向光明的大门。我们这支队伍从彭水、涪陵乘船，要经过重庆转火车。杜连长体谅我们思亲之苦，专门叫人通知我们的家长，在重庆与我们见上了一面。

入伍之初，杜连长就对我们严格要求，敲打提醒，防患未然。记得是在从涪陵到重庆的大船上，他把我们专门弄来开了个会，告诫大家：当兵不易，机会难得，一定要听招呼啊，千万不要搞出什么事情来。真是用心良苦！

杜连长的善举还不止于此。我们那个部队是从事核武器研制的部队，1971年由工改而成。1972年第一次征兵，对基本兵的要求自然是很高的。我和万大果、陈文雨、胡家路，一当兵就被任命为新兵连的班长、副班长，委以重任，交付重担。这可是最大的信任啊！我们的文化低，还不到初中毕业水平，当然搞不了“核”。但杜连长自有安排。新兵训练结束后，他把万大果、高明清、郑宁分到警通连，当文书、搞报务、管伙食；把我和陈文雨、伍淇元、许增经派去学开汽车，把邹荣胜派去师部放电影，把胡家路、王全意派到营建指挥部搞管理，把何德麟、颜泽荣派到科研队工作，把徐柏树派到修理营，让我们都实实在在地学了一门手艺。正是从这里开始，我们走上了真正意义上的职业生涯。

这么多年来，大家都没有辜负连长的栽培，没有跑路掉队。所以，我们感念他的恩情，感恩他是一个善良的人，感恩他那颗博大的心。

就我们家来说，与杜连长还多一重缘分。1972年，我父亲在关押6年多以后，终于从“牛棚”里放出，便到彭水看望情绪低落的我。在从涪陵到彭水的船上，刚好遇上了前来接兵的杜连长。当他知道是因为父亲的“问题”而让我两次公社推荐但两次招工不成，至今仍一个人滞留于马家寨的情况时，深表同情。当年我报名参军，再得公社推荐，杜连长又恰好在我们桑柘区接兵。我能得他的批准，如愿以偿，与他和家父的同船之谊、他对我家不幸的仗义，不无关系。由于这份渊源，杜连长与家父也成为朋友。几十年来，他凡到重庆公差私游，都要专门到家看望我父亲，相见甚欢。

每每想到这些，总是情不自禁，心怀感佩，发乎于心，遂成一联：

吉德播黔州 暖心怜只影 敢忘舟行多提点

高怀尊伯乐 夕照映西川 更期寿考比岷峨

真个是，杜连，吉高！

【留住乡愁】

璧山长大的“好吃狗”

□曾宪国

从幼儿到少年，我是在璧山度过的，那是我魂牵梦绕、乡愁绵延之地。只要谁跟我聊起璧山，或者听旁人说到璧山，我身子都要一激灵，然后那一圈围着县城的老城墙，那一弯绕城而过的清澈璧南河，便会穿越时空出现在眼前，叫我心头发热、眼眶湿润起来。

我住在璧山县城北街的一座老院子里，院子很深，是两进厅，我家住在后院。房东姓邱，人称邱五爷，膝下的3个儿子都跟我要好。在我离开璧山到重庆主城的最初几年，那三兄弟跟我还有过往来，后来不知为什么竟稀疏了交往。时隔几十年后，我又去璧山，打听到兄弟仨已相继离世，其中小的比我还年轻。听到这噩耗，感叹人生无常之外，又感到璧山从此与我似乎又少了一些感情上的联系，心里竟生出好久的悲凉。

几十年后的第一次回璧山，我到北街寻找邱家大院，在完全陌生的街道徘徊，以前的格局连影子也不见。问及人们，都摇头不知这里有过的邱家大院。但说起隔壁是盐业公司，人们却有这印象。最近，我在北京与弟弟说起那些往事，他说：“那卖盐巴的公司我记得，我认得时间，就是从那公司开始的。”钟表，在那个时期还是奢侈品，可以说，当时整个北街，就只有盐业公司那只圆形三五牌挂钟，它挂在正对大街的墙上，整条街的人要知晓时间，几乎都到那门前向里张望。我就是指着那只挂钟，教会弟弟认得了时间。从此，那盐业公司也印在了他脑子里。

我从小就嘴馋。好多悠远的往事，已随时间的流逝而渐渐淡了，唯北街上的那家卖凉拌兔子的铺子，恍如昨日一样还存留在脑子里。那凉拌兔，是将兔子剥皮，清水煮熟，切成块，用红油辣椒和别的一些特制的作料淋在上面，那香味，毫不夸张地说，充盈了整条北街。辣椒不燥辣，兔肉鲜嫩，特别刺激味觉，尝一次便会一辈子忘不了。依稀记得老板好像姓张，单名一个龙字。铺子的名字早已忘记，它大概的位置，是在北街转弯处的县川剧团斜对面。印象深的，隔壁是一家冷酒馆，专卖璧山特产——绿豆大曲酒。酒，呈绿豆色，浓香挂杯。酒馆只卖胡豆、豆腐干之类少数凉菜，生意照样兴隆，若是赶场天，那小小的店堂，就要打拥挤。现在想来，这完全得益于隔壁的张兔子。

到报社工作后，接触新闻多了，知道璧山农村有养兔子的传统，并带动它的下游产业。于是，各种兔肉菜品，历来是璧山饮食行业的“独门冲”，一直深受人们的喜爱。

我和邱家的三兄弟，不知多少次守过北街的凉拌兔子摊子，一边咽着清口水，一边暗自发誓，等长大找了钱，一定把这摊子的兔子全买下来吃个够。

好像小东门的城墙门洞旁有条小巷，巷子里有一家做烧腊鸭子的，当时在璧山也很有名气。烧腊摊每到傍晚，便在一家酱园铺的门前摆出来。摊子是一只书桌大小的案板，三方镶有挡板，撑着一个架子，用草绳捆着脖子的烧腊鸭子，像五线谱上的一个个音符，排列在架子上，旁边还吊着一大挂卤鸭肠。卤制的鸭舌、鸭肫、鸭肝、鸭脚板、鸭翅膀，分门别类地堆在案板上。一把锋利的砍刀放在厚重的圆菜墩上，装有辣椒面和花椒面的竹筒斜靠着挡板，包装的草纸放在菜墩旁。待食物切好，老板顺手揭起一张草纸，盖在上面，用刀刃一铲，手一翻，食物就整齐地摊在纸上。顾客如要麻辣，老板拿起竹筒，拔下木塞子，对着食物一抖，辣椒面或花椒面就均匀地撒了出来，然后，老板将包得四楞四线的食物交到顾客手上。

记得每到春节，我父亲回重庆老家，总要买两只带回，让家人在年夜饭时大快朵颐。

这个烧腊摊，也是我和邱家三兄弟爱去光顾的。所谓光顾，是在摊子旁等时机，待老板转身忙的时候，趁着菜油灯外的黑暗，顺手偷个鸭脚板或者鸭翅膀。这种机会每晚总是有的，因此老板也提防着，时常有事无事吆喝，像吓小狗似的吼住我们。遇到生意好、老板心情舒畅，收摊时若我们还守在摊前，他会将剩有的一点鸭脖子、鸭屁股之类边角料，慷慨地分发给我们。虽说这种机会少之又少，却给了我们极大的满足。

好像在南街，以前的县图书馆对面还有一家面馆，人们叫它麻婆面，鳝鱼面是这里的一绝。老板的儿子，是璧南河里出名的“浪里白条”。直到现在，我还记得那位游泳好手，于是，也记住了他家开的面馆。

近些年来，璧山叫财兔的吃食品牌，已在社会上享有盛誉。每次我和朋友去璧山玩，更多时候就是冲它而去的。我曾几次询问卖兔子的人，这财兔是否跟以前北街的张兔子有关，但谁也没有给个肯定的说法。当我向他们讲起北街的张兔子，他们却没听说有过这家凉拌兔。其实，也难怪他们，这是两代人的差异。即使如此，我始终认为，璧山的特色菜肴——兔子肉之所以能享誉成渝大地，肯定跟北街的张兔子有着密切渊源。当然，还有来凤鱼，这是近些年创出来的，是璧山吃食的又一品牌。

我这人，好吃，说明我对生活的热望不减当年。这点，从古至今，记载人们讲吃的典故无数，就是佐证。

人们爱问什么是乡愁？有人说是一方小小的邮票，有人说是故乡的炊烟，有人说是白胡子老爷的故事，凡此种种，不一而足。

而我说，乡愁是儿时的吃食。于是我毫不隐讳，我是璧山长大的“好吃狗”。

毫无准备的蜜月旅行

□罗毅

让我实现与成都零距离接触这一梦想的，是一场毫无准备的蜜月旅行。

当时部队戍边从彩云之南返回重庆，营区正规化建设被提上了议事日程。我个人的婚恋，经过一年多时间的鸿雁传书，也瓜熟蒂落。在重庆长风机器厂招待所，战友小聚，以一顿简餐形式，宣告我与小朱步入圣洁的婚姻殿堂。

极简的婚礼之后，首长把我叫到一边，悄声说，你明天去成都，到军区兵部，领取装备仓库施工图。随后，首长稍事停顿，换用喜悦的语气说，放你3天假，带上你的新娘子，开开心心度蜜月去吧。

去成都耍?！我的新娘高兴得差点蹦起来。我忙着收拾行李，小朱忙不迭打电话找人代班。我们俩都以为简单办个婚礼后生活如常，我当我的参谋，小朱回重庆主城做她的银行员工，哪知道好事从天而降呢！

次日一早，在江津德感火车站，我们登上了开往成都方向的绿皮火车。上世纪90年代的火车厢就是一个小江湖，各色人等混杂，各种气味充斥，各种人间活剧上演。但这一切，丝毫不影响坐在硬座席上的新婚夫妇愉悦的心情。车过永川站时，小朱跑到月台上买来10个松花皮蛋，差点被我一个人狼吞虎咽消灭干净。实在是高兴啊，能够带着自己的新婚妻子来一场意料之外的“蜜月旅行”，且是去往心仪已久的省城，简直让我喜出望外。

现在想来，那时的汽车火车，是真正的慢火车、笨汽车。火车从重庆江津到成都，十来个小时的走走停停。数天之后返渝，我俩选择了长途汽车。天色向晚时上车，然后沿着老旧的成渝公路摇摇晃晃，车到重庆石桥铺，已是次日黎明。

初到成都，第一件事就是寻找安身之所——离火车站数百米远的西藏饭店，成了我俩下榻蓉城的第一站。若干年后，好奇心驱使，我还专程去西藏饭店门前窥探打量，却是再无丁点旧日痕迹。

1990年的西藏饭店，开业不久，一切都是簇新。进入大厅，金碧辉煌的藏式风情装饰，让我俩兴奋。掏出大红的结婚证，登记。一个小小单人间，住一晚的价格竟是50元。我的心脏小小颤抖了一下，这可是我月工资的六分之一啊。妻子深情地看了我一眼，不假思索地掏出钱包。管它呢，这是我俩的蜜月啊，是我们到成都的第一晚啊，再贵也得住。

洗漱过后，顾不了旅途劳顿，我俩匆匆出门，搭上那时成都满街都是的“偏三轮”，四处寻觅传说中的美味小吃，开始了赏心悦目的夜游成都。

3天的婚假，加上两天周末，我们把“蜜月之旅”的足迹，留在了青羊宫文殊院、春熙路、天府广场、杜甫草堂、青城山、都江堰，留在了北较场古城墙，留在了森严壁垒的军区大院。当然，时间委实短暂，蜜月里的成都行，真正是到此一游、走马观花。但是，天地作证，因了我们的新婚，就这样突如其来地与成都结下一世的情缘。

30年，转眼已成珍珠婚。蜜月里的成都，早已不是记忆中的成都。那个时候，哪里来宽窄巷子，哪里有锦里街区；就是府南河，不得不说也是一条臭水沟。时过境迁，成都的向上生长，成都的繁华似锦，在我的眼里如万花筒般变幻。自那一次偶然地闯入成都后，30年里，或因公，或因私，早已记不清有多少回到成都打望，感受成都人的闲适与慵懒，享受川西古镇的温暖阳光，手把一盅盖碗茶，把漫漫余生，过成地老天荒。

前年春节携家人自驾川西，从重庆到成都，我这业余司机仅用了三四个小时，便把成都的万种风情带入眼中。在成都，我们一家人走街串巷，已无丝毫陌生感，完全就是回家的感觉。

是的，重庆与成都，原本就是盆地里的亲兄弟。虽然分属各自的行政区划，但这阻隔不了兄弟间的骨肉相连。老话说得好，打断骨头连着筋，一家人，终究还是一家人呢。

成渝走笔看双城 征文大赛
荣昌 打造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重要增长极
投稿邮箱：kjwtzx@163.com